

黑

黑澤明动感作品集

作

(第一辑)

彤管流芳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集黑澤明作品集黑澤明

品

集黑澤明作品集黑澤明

集

明作品集黑澤明作品集黑澤明

澤

明

禾

明



医药学院610 2 00913214

黑泽明动感武侠作品集（第一辑）／延边人民出版社

彤管流芳

下



第二十二章 天山二万五千尺

卢八娘坐在路旁的青石上道：“据你说，你那痴癫伯伯武功很高，当然不会是假的，但是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你明白这个道理吗？”

谷晓岚说：“这天山就是天外之天吗？”

卢八娘顺着他的口气说：“真的哩，这里有位天山神君，一定比你那痴癫伯伯武功高几百倍。”

“他会什么？”晓岚急忙问道。

“他会很多，都是见所未见的绝技。假如你愿向他学，等会儿我替你恳求，”卢八娘用手比示着说。

谷晓岚摇着小脑袋说：“痴癫伯伯，妈妈，阿姨都是自动教我的，天山神君还要恳求，我不干。”

哪知恳求两字不合他的胃口，卢八娘忙又解释说：“恳求不过是我说的，其实，神君见了你不要我恳求，他也会教你的。”

谷晓岚说：“先去看看再说。”

说完，扭身就向山峰上跑去。

这次他已使出缩地换形轻功，势子一放开，其快如飞。

卢八娘一见这小家伙身法果然不凡，大为惊讶，哪能料

到这七岁的孩童，已经练会这等轻功。

因之，她也使出蹈雪无痕之学，衔尾赶去，心想：“谅你这娃儿也扔不掉我。”

哪知她尽展所学，宛若巧猿飞跃，仍是赶不上去。

而且，前后的距离已是越拉越远。

不到盞茶时间，前面晓岚的影子，更显微小了。

终于形影不见。

卢八娘一见追不上去，不由大急起来，遇涧越涧，逢崖飞崖，疾如怒箭，亡命追赶。

但是，她自认已经使出十二成的绝顶轻功，仍是不见前面的影子。

她此时已是气喘如牛，心中由急而惶。

所急的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轻功赶不上晓岚，有损自己的威严，而是怕谷晓岚闯下滔天大祸。

据她料想，谷晓岚所以到处闯祸，是因他一身傲骨，虽是年少，却不惧任何强敌，适才据他所说，当今武林之世，除了痴癫之外，任何人都不在他的眼下。

天山为武林圣地，天山神君在武林中的威誉，大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势，假如谷晓岚冒冒失失，闯进神君岩，对神君有所冒犯，其问题的严重，就可想而知了！

朦胧的月辉，洒照奇峰，群谷的云雾，弥漫八方。

风，发出的尖啸的响声，大有奇寒透骨之感。

路，显得崎岖险要，的确有飞鸟难达之险。

天山之麓，在这深夜之中，正有一人，向二万五千尺主峰，拼命的攀登着。

这位白发苍苍的卢八娘，有生以来，也未拼过这样的老

命，她的衣襟被汗湿透，仍在不遗余力的向前爬着。

她偶尔向前几个起落，宛若脱弩怒箭般的向峰顶飘落。

但是，她也有时凭着四肢的力量，努力的向前移动。

一望即知，她是尽其所能，纵跃攀登，不断的向前追赶着。

“晓岚，晓岚，你等等八妈呀！”

任凭她叫破嗓子，也听不到一声回音。

卢八娘正惶惶无措，心想，这孩子个性太强，我这老婆子追也追不上他，假如在天山绝峰闯下大祸，不但此来的目的势必付于东流，而且其后果的严重，真是不堪设想。

她拼命的攀奔着，心里却是怦怦的乱跳着。

忽然之间，隐隐的传来激斗之声。

八娘不由得猛停下步来，惶急的忖道：“果然，果然，这孩子……”

伫步谛听，这打斗之声，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。

但是，此刻正是五更时分，天亮前的奇峰雾涨，越发令人无法看清四周，凝神探视，仍然没法看清一丝影子。

抖起余威，向前几个起落之后。

骇然一灰一白两团人影，已在那里打成一团。

那地方前临绝壁，后是悬崖，乃是攀登绝峰必经之道，地势险要至极。

卢八娘一见之后，骇出一身冷汗。

因为，那地方有随时跌落悬崖的可能。

而且，悬崖高不见底，立足之处，宽不过数尺，无论双方任何人坠下崖去，势必绝死无疑。

虽然现在尚未看清两个影子的面目，但是，她已判断，

百分之百是谷晓岚登峰至此，与那位监守隘道的人，发生冲突无疑。

双方无论任何一方，若是有了损伤，或是跌落崖下，都是无法交代的事。

若晓岚打死了别人，必当引发滔天大波，两人绝无法活着离开天山，此来有求于天山神君之事，那是更无法提了。

假如晓岚自己有了三长两短，他是自己千方百计带来的，带来的目的，乃是希望他武学深造，扬名四海，承继他父亲谷剑华的遗志，锄恶济贫，造福生灵，并为他的父亲报仇。

而将他带来此地，事先又未得到他妈妈和阿姨的同意，假使晓岚有个三长两短，自己有什么脸面交待。

她本想大声喝止，但看他两人立足之处，地势奇窄，险要万分，一旦双方陡然闻声惊落悬崖，更使自己愧不可容。

惶恐无措之中，她又向上面攀登了几丈。

她极目望去，不由使她吓得色变。

原来那激斗的两团影子非是两人，而是一人一兽。

灰黑的影子，正是那到处闯祸的谷晓岚。

但那先前所看到的白影，乃是一头白猿。

天山白猿，在武林中大有名气，数十年前，几乎是天山神君无往不利的有力臂膀。

它的猿掌三十六式，是天山神君，为它所研创的绝技，只要是它对敌搏斗，大有攻无不克之势。

可想而知，白猿监守隘道，乃是受了神君的使命，司此要道。

天山素来无人敢越雷池一步，因使巅峰安枕无忧，当然

是凭此隘道猛猿，自亦可想而知。

哪知目下，正是晓岚履冰走险，一见之下，真是吓得心惊肉跳，惶然付道：“晓岚完了，我这老骨头也完了。”

卢八娘这时的感想，认为谷晓岚绝对不是白猿对手。

正在忖度之间——

蓦见晓岚一个横纵，向旁猛然飘射而去。

卢八娘一见之下，吓得魂不附体。

因为，他所横飘之处，正是那无底悬崖的上空。

卢八娘惊恐之下，抖声唤道：“天……天呀……上苍……”

其音未落，蓦见晓岚飘身下泻，疾如流丸，卢八娘吓了一身冷汗，但见他所射落之处，乃在一个五六尺远的一块突出的崖石上面。

此时，他是站在岩石的最前端，悬空险要，四不沾地，而且突石前端，他落身之处，不及一尺宽大，其险恶形势，简直不敢目接。

哪知白猿一掌扑空，晓岚飞身让过之后，它接着又是一掌，直向晓岚遥空拍去。

这时晓岚借那一足之地，隐着身子，又见白猿狠招劈来，拧身一纵，飘上凌空。

一声巨响，震耳欲聋，放目望去，原来晓岚站立的那方突出岩石，已被白猿一掌劈断，砰然一响，岩石纷飞。

但他仍不惧强敌，虚空一抖，身随剑移，快如陨星划空，直向白猿扑来。

白猿一掌又未奏效，身形向左略闪，当晓岚剑锋袭至身右不远之时，见他白影一晃，已向绝壁中纵去。

壁中五丈高处，有一突出落足尖石。

白猿晃落在尖石之上，始才一阵吱吱怪叫。

谷晓岚站在下面，抬眼望去说道：“畜牲，来和少爷斗一斗啦。”

白猿闻言，疾如弹丸而下，下射途中，又是一掌，同时向晓岚凌头罩来。

掌风震山欲裂，砰然一声，飞砂走石。

但是当白猿飘落实地之时，已然闻得晓岚叫道：“畜牲，少爷在你这里。”

白猿循身扑去，原来晓岚不知使的什么移身之法，早已飘落在它原来寄足的尖石上面。

就在白猿狂怒大叫之中，只见一人自晨曦之中，向那隘道之处，狂奔而来。

此人飞奔中叫道：“白师兄，是何人闯山？”

音落，只听谷晓岚傲然答道：“是我，你想怎样？”

卢八娘趁机大声叫道：“大侠，大侠，请你手下留情。”

说话之中，已拼命的向这里奔了过来。

当她立身之时，晓岚又在那尖石上叫道：“八妈，你不管，他们再来几个人，我也不怕。”

那来人面露愠色，冲着八娘沉声问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，小娃且能这等无礼？”

卢八娘尚未回答出声，谷晓岚已哈哈大笑的说道：“你骂谁无礼，你这白猿子才不讲理哩，我……”

“大侠息怒，我们是专程敬谒神君而来。”

谷晓岚以为八妈是在恳求那人传授自己的武功，故而连忙抢先说道：“八妈，你别罗嗦啦，他养的白猿子这么不讲

理，我不向他学功夫了，我看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”

他以为这人就是八娘说的天山神君。

卢八娘急得顿足点首，那人看看这老妇人，又看看那谷晓岚，想不通这是怎么一回事，白猿伏在那人的跟前，气呼呼的望着上面的幼童，仍在蓄势欲动。

但闻来人说道：“女侠既是来访家师，为什么要与这娃儿串演这幕要戏，这娃儿是你什么人？”

卢八娘见这人已经息了怒，只是满脸的狐疑之色，乃笑了一声说道：“晓岚乃老妇侄子，他是先我而到，但却与师兄白猿发生冲突，请问阁下大名，万乞不要误会，晓岚年幼，不当之处，还请包涵。”

好不容易才说完这席话，尖石上的晓岚也未插嘴。

哪知她的话音甫落，晓岚又大嚷说道：“奶奶何必跟他解释，还要责备我，白猿子要不拦击我，我怎会和他打起来，有错完全是这白猿呀。”

这情形当然是卢八娘所意料中的事情，故而笑着向他说：“我知道了，孩子，我和这位大侠说话，你不要插嘴好吗，当然我们由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发生误会之事要解释解释啦。”

卢八娘此时说话很为难，一方面要避免身旁的一人和一兽的疑惑和误会，一方面他怕委屈了谷晓岚，而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。

当然她已晓得白猿与晓岚冲突之事，是白猿不让晓岚经过隘道，而晓岚必然是非要经过不可，而至大打出手。

按这情形来说，晓岚并没有错失，要说他有错失，那就应该说 he 不知道白猿为什么要阻拦他。

因此，卢八娘这时对谷晓岚又痛爱又恼恨。

痛爱的是，这孩子居然能和白猿打个平手，此种情形，真是她所未能料到。

所恼恨的是，假使他不独自先行跑来，而同自己一起来此隘道，当然会先向白猿交涉妥当，而在隘道以外候传，既不会硬闯，也不会发生这场大波。

归根绝底，卢八娘这时只恨自己疏忽，只恨自己无用，假使自己先有防备，或者能够追赶得上晓岚，这件事情绝对不会发生。

因而，她惭愧的对那位天山的人说道：“大侠，你看这娃儿顽皮啦，他与贵师兄打了架，还要推卸责任，这当然是他年纪太小，不知过此隘道，必须要得到允许才行。”

她说完后，像金铃般的声音，长笑了一声。

由各方面看，卢八娘与那幼童，并非恶意闯峰，那人才哈哈大笑说道：“在下朱崇古，对这件事情很遗憾。”

这遗憾的意思，卢八娘听来很明白，意思是说，幸尔未有酿成大祸，假使晓岚被白猿毙死于掌下，后果应该由八娘自负其责。

事实本是如此，自己又是有求而来，卢八娘也未置是非，乃笑说道：“久闻侠名，以后多请指教了。”

上面的谷晓岚静了半天，这才说道：“八妈，解释好了吧。”

他似乎已从两人对话之中，听清是自己把事弄糟了。

卢八娘笑了一声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快下来拜见这位朱叔叔啦。”

说完后，向朱崇古又说：“大侠可知，这娃儿很天真顽

皮。”

朱崇古大笑之中，谷晓岚又说道：“八妈，那白猿假使又打我哩，我就自这绝壁翻过去好不好？”

二人闻声大惊，朱崇古连连招手说：“娃儿快下来，白猿知道是误会，不会再打你了，上面很高，不可上去，小心跌下来呀。”

说完向卢八娘大笑的说：“卢女侠，令侄小小年纪，向何人学的武功，不但胆识大，而且可爱已极。”

卢八娘一见疑云已释，人家又夸奖晓岚，自是感到高兴，道：“晓岚听见没有，这位叔叔说你很可爱。”

谷晓岚一顶高高帽子戴在头上，自然也是喜不自胜，说：“这叔叔若是早来，我也不会与白猿打啦。”

说完，只见他那小身影一晃，人又纵高了四五丈。

原来那尖石上面五丈处，又有一个突出的石尖，这岩石凸出的部分不过一尺见方。

二人一见之下，不由大惊。

卢八娘高声叫道：“晓岚呀，朱叔叔不是向你说过吗，此壁不能上去啦，快下来，好孩子。”

她虽然在叫他下来，其实晓岚现在高悬在十丈高空，就是下来，也很危险，山道只有五六尺宽，一面临着绝壁，一面临着悬崖，假如晓岚自绝壁中纵下之时，很可能跌下深崖里去，卢八娘一睹此情，吓得冷汗直往下落。

朱崇古大为震惊，他哪能料到，这娃儿不过六七岁年纪，轻功火候，竟会练到这种程度。

他想，这娃儿身历险境，犹自不知，倘若再一失足，必然酿成千古遗恨。

因之，他征求八娘的意见说道：“卢女侠，我叫白猿师兄上去救他好不好？”

此言一出，白猿猛的站了起来，吱吱地叫了一声，似乎很乐意去办这档事情。但卢八娘却急忙做着手示说道：“不行，不行啦，大侠好意，恐怕会激起他的反感的。”

朱崇古不解地问道：“女侠之言，在下不懂？”

卢八娘急躁的说：“这孩子一身傲骨异于常人，若不先征求他的同意，恐怕他不会接受，对他目前的情形，甚为不利。”

朱崇古在惶然中说道：“这孩子个性当然是坚强自信，固然是他的特长，但也很可能招来大祸，为人所嫉，以后还得注意开导才好。”

卢八娘叹气说道：“大侠说得很对，他的年纪虽然这样小，已不知树了多少敌人，就我所知，自从他受过了一次骗后，他这坚强自信的个性，更厉害了。”

当此情形，也不容她细说，又高声喊道：“晓岚，小心啦，下来时我和朱叔叔及这白猿会小心招呼的，叫白猿上来接你好不好？”

谷晓岚在上面说道：“八妈，别叫白猿上来，唉，这地方只能站一个人，我来试试，看看可不可以上到上面去。”

二人闻言，吓得心里直打吊桶。

卢八娘直是蹦足舞手，无法可施后悔的忖道：“晓得有这样的事情，就不会千方百计将他带来。”

朱崇古说：“这地方除了白猿师兄可跃三级突石之外，只有家师天山神君可以攀达顶端，共有突石十八级，每级距离五丈，若是上到尽头，就是家师神君的神君崖门，现在还

可以叫白猿将他救下来，若是他再登两级，白猿就无能为力了，势必请家师……”

正说间，只见晓岚的影子一晃。

再一晃。

又一晃。

一连登跃了三级。

这时他上在五级突石上面，离地二十五丈。

影子已随着悬高的距离而逐渐缩小了。

白猿感到意外的惊讶，响起了一连串的狂叫声。

朱崇古看得目瞪口呆，替他捏了两把冷汗。

卢八娘震惊色变，先是心惊肉跳，后来头昏眼花。

始至谷晓岚再次跃高之后，她才失望的说道：“朱……朱……大侠，这孩子几乎就看不……不见了，能不能有劳天山神君一次？”

这时她已六神无主，只说是前来恳求天山神君，派人前往京城双龙镖局，去营援晓岚的妈妈和阿姨，哪知现在却先得要求神君，来救这孩子。

朱崇古也惶急的叹道：“这孩儿若是在此糟踏，确实可惜，我看他现在已登至十级了啊，再以上的突石，每石凸出只有五寸。卢女侠若有请于家师，那就不能再迟，但是，由此地去到神君岩，来往所劳时间，最快也得一个时辰，究应如何，还得卢女侠仔细酌量。”

话里言间，是说就是将神君请来，恐怕为时已晚，何况卢八娘既与天山神君没有深厚的渊源，神君是否这样容易请到，尚是未定之数。

这情形，卢八娘当然可以想得到，不过救这娃儿要紧，

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说道：“朱大侠，令师面前，还请方便两句。”

朱崇古说：“当然，当然，这里仍由白师兄照看，女侠请。”

天山主峰的神君岩前，这时有两人站在门外，严肃的望着里面，脸上现出焦急与期待的神色。

他们是谁？

是天山神君的大弟子惊魂双掌朱崇古，及万里迢迢而来的百毒蛇母卢八娘。

忽然之间，神君岩内走出一位十三四岁的少年。

朱崇古一见那少年走了出来，急忙问道：“方洪师弟，恩师答允了没有？”

方洪很神秘的浅浅一笑，道：“师父今天有事，不接见任何人，谕令师兄接待卢女侠。”

此言一出，卢八娘现出万分失望与懊丧的神色，默默的望着朱崇古，但却没有说话。

朱崇古两手左右一摊，苦笑着说道：“卢女侠，今天太不凑巧了。”

说完立即转身过去，向方洪问道：“师弟，你说清楚没有？这位卢女侠是有急事求见恩师。”

方洪稍感不愉快的说道：“师兄，难道我这点用处还没有吗？师兄之言，我当会依样画葫芦的去禀告恩师，今天怎么不信任师弟了？”

朱崇古知这他这位小师弟，是不会接受任何人责备的，故急忙陪笑着说道：“师弟，我怎会不信任你呢，只因这位女侠，所求之事太急了，我不得不问你你是否已经向师父禀

告得很清楚，师弟何必生气呢？”

说完之后，又转身向卢八娘说道：“女侠，请到迎宾岩里去坐坐，再行想办法吧。”

卢八娘此时忧急如焚，闻后沉重的哼了一声，只好无可奈何的跟着朱崇古，向迎宾岩走去。

忽然听方洪叫道：“朱师兄，这位女侠究竟有何事求见恩师，你能不能说具体一些，让我再去向恩师禀告一遍？”

二人闻声，立即折转身来，朱崇古说道：“也怪我太粗心，适才只是说朱女侠有要事急于求见，师弟不提醒我，倒要使我糊涂到底。”

略停继道：“卢女侠随来有一小娃，在峰下隘道时，冒冒失失的攀登堵壁，堵壁十八级他已上了十级，我们都无法上去将他救下来，当然他不会上到顶端，女侠的意思是想恳求恩师成全这娃儿，速施抢救，因此这位女侠迫不及待。”

音落，卢八娘又乞求着说道：“再麻烦小兄弟一趟啦。”

方洪浅笑说道：“那娃儿是不是叫谷晓岚？”

他一口说出了晓岚的名字，二人猛然一喜。

卢八娘急忙向前去了两步说道：“小侠怎知？”

方洪道：“当然是他已经来到崖中。”

卢八娘喜出望外的说：“他现在做什么？”

方洪急忙答道：“家师正在惩治他。”

朱崇古插口问道：“那小娃是真可爱，恩师如何惩治？”

方洪又答道：“要他在一日之内读熟百字诀真书。”

卢八娘大急，说：“万一读不熟呢？”

方洪说：“恩师要将他扔下崖去，碎骨粉……”

朱崇古未等尸字说完，伸手拉着卢八娘说道：“请女侠

安心，我们且去休息。”

抵达迎宾岩后，卢八娘仍是放心不下的问道：“朱大侠，这娃儿真是一块瑰玉之材，尚蒙令师垂爱培植，前途必定似锦，但不知那百字诀真书，他是否可以如限熟读，万一……”

言犹未尽，朱崇古则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女侠此行不虚，令侄的百字诀真书也必定可以读熟，按他的现在武功来说，招式上的功夫，在下虽然尚未目睹，但他的轻功，却已驾于一等高手之上，不然，那十八级突石，断然没法一气上完，只凭这一点，家师看了之后，哪会不爱材而教，百字诀真书，在下与师弟等，至今未能得到家师的传授，家师见了令侄，居然愿以此无上武学相传，在下感愧之余，亦实为令侄庆幸已极。”

卢八娘不胜兴奋之至，笑容可掬的道：“这孩子我真未想到他会有这齐天的大造化，也未想到他这样小的年纪，武功已达这等境界。”

朱崇古诧异的问道：“晓岚乃女侠之侄，你对他武功情形，也不尽知？”

卢八娘这才将他与晓岚相遇的经过，及来此目的，向朱崇古说了一遍。

朱崇古闻言大笑，道：“原来是这样的情形，假使晓岚的妈妈和阿姨知道此事，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你呢，不过……”

卢八娘急问道：“不过什么？难道令师……”

尚未说完，朱崇古连忙摇手道：“女侠别错会意思，我是说女侠欲请家师派人京城之行……”

卢八娘说：“大侠认为如何？”

朱崇古沉吟后说：“那就要看女侠的运气了。”

卢八娘又说：“晓岚的妈妈和阿姨在京城之事，已经是眉急待援，大侠在令师面前烦请方便几句才好。老妇敢于冒昧启齿，完全是因令师当年与晓岚的父亲谷剑华的这点瓜葛，现在晓岚的妈妈和阿姨遭此凶险，令师必会恩施额外吧。”

朱崇古仍无把握敢于预言。

不过，他却这样说道：“以在下所知，家师当年之青昧谷大侠，实有甚于在下。谷大侠遗孤待援，自不可与一般情形相提并论，坚持不涉及武林是非应另当别论。”

卢八娘笑了一声又说：“何况令师愿意将无上之学传于晓岚，事实上已涉及江湖之事，因为晓岚正是目前武林所注意之人。”

两人谈话之中，送上菜餐开始共餐简陋的素食。

转瞬间，时已午牌过后。

忽见门外两条人影一晃，人已入了迎宾岩内。

一人拍手跳足，雀跃万状的说道：“奶奶我可不回去了。”

“很好，很好，晓岚，你的书读熟了没有？”

谷晓岚兴高采烈的说道：“神君限我十遍读熟，我只读了……”

余话尚未说完，方洪接口抢道：“只是读了两遍，已是滚瓜烂熟。”

卢八娘喜得快要流出老泪，道：“晓岚，回去只是我一个人啦。”